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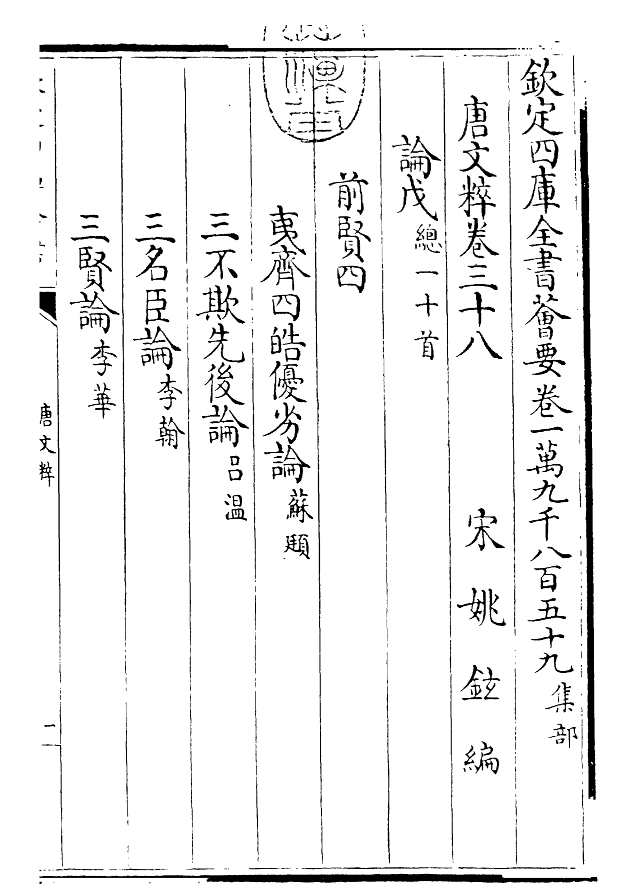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三十八 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九 集部

唐文粹卷三十八　　宋　姚鉉　編

論戊 總一十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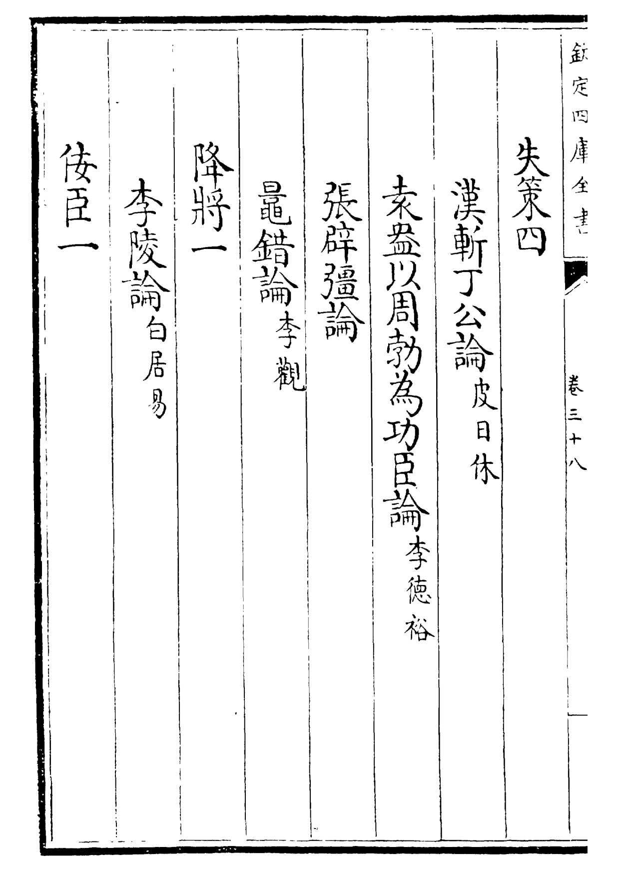
前賢四

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頲

三不欺先後論 呂温

三名臣論 李翰

三賢論 李華



失策四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張辟彊論
鼂錯論 李觀

降將一

李陵論 白居易

佞臣一

張禹論 李德裕

夷齊四皓優劣論 省試

蘇頲

論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恥當年而節莫覩故發義以立志從道以成功激清一時流譽千古然立志者必義也成功者必道也資於義而志可明徵於道而功可見志以立節功以成名名之成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義也能潔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歟能利其國當時緊賴非四皓歟揆而度之優而柔之循其事而理於是乎

在考其功而論於是乎著葢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棄商矣諫武王正臣禮也人之戴漢矣護太子忠主道也忠之所存者大則正之所行者高高而能行者節所謂立也大而能行者名所謂成也若夫志士仁人將合而已進足以成退足以立用足以兼濟否足以獨善不辱其身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采其薇墨台氏之子不屈也嬴之德衰則巖穴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黄公之

徒知時也舉其成事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各異乎其立矣深惟終始敢無優劣統而論之其美也一別而敘之其跡也二棄身以遂志東齊之烈矣愛國以屈身商皓之行矣曰若稽古以質乎今四皓見賢於子房東齊稱仁於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

三不欺先後論

呂温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

欺之西門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

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

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

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偪强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

櫓當鯨吞之大敵鴟狼顧之遺黎涣離形撿妙用心術

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

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

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

位役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

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棄智誠未至而政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之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始定優劣

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三名臣論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淮量罕窺而遺迹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再三固請不得已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小者不足以論大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汎議大賢然執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

微覲著由虛考實儻容寄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
不逮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耳曰何謂其然也昔管仲相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興齊定霸尊周勤王功其
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
破魏奉先主西入劒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續
修舊勲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
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將纔勝齊師挫衂於二城之間
狼狽於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羇亡子獨推而崇之

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諭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
聞者未歟語功則信然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
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覈
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事可明也夷吾當既
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為美矣然
徼功事儲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
仲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
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屯而業

亨主闇而國治兵弱而强鄰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寛刑玄德常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己而未審於人樂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徙之以德妝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

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善夫長者之言誠可謂懷祿不屑其榮周身不違於道比諸二子不亦優哉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耶且夫運有通塞命有脩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為將乎聞不用乃大喜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

道哉翰長兄御史君體純至之德負經遠之才常慼憤於周韓之間嘯詠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藴釋諧之大略以康濟為已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纔元士命止中年位不登於廟堂名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優劣辯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聞者歎息而退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辯況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為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旻都之姿雜於憔悴被緼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

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退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詣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禄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奬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莅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為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

也而詞章不稱於是作破陣樂詞是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為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序續修以迄於今志未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賔友之

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
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
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
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爲人師矣學廣而不
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
代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絶孤厲不可爲不知者
言也茂挺父爲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
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

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賛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敎吾由是得罪亦無憾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游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人矣每見魯山則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之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操宇弟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崿伯高含大雅

之業崿族子丹叔南識莊而文丹族子惟嶽謀道沈邃
廉靜梁國喬渾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拯士扶敏
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
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
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
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退而
歎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
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真

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叔堅明而粹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潁川陳讜言士然淡而不厭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靜不渝潁川陳廉不器行古人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為德選汝南邵軫緯卿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行季融粹微而周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

德隣恢恢善於事理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幾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有略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疏明簡暢潁川韓拯佐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潁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

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無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怍云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忠之為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上有過諍於公不

揚名於私豈猜悞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間去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恡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姦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揔而謂上之受譖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間去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倖求其捨也有愛

不可佞倖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貳而去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悞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之者豈有猜悞辯說疑懼者耶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謂淮陰侯淮南王曲逆侯是也）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立未為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

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聦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氏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彊之計權王産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

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
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貞得
不謂之社稷臣乎其後絳侯繫請室盎雖明其無罪所
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
揚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
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下有
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為仁
矣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

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虐貫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不昧矣

張辟彊論

揚子美辟彊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産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彊啓之向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遺言呂氏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謀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

託之任令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産禄皆匹夫耳吕后雖心不在京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漢高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吕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産禄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吕宗及吕后之歿劫酈商以紿吕禄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吕豈不艱哉賴産禄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

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疆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産以報韓結客以沮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為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鼂錯論　　　　李　覯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鼂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潁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

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乂狂夫為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之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其在紓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

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𠮷還乃歔欷長悲盆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吴以誡東南之必亂於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葢天之歴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絶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盎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傳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鼂氏危

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鼂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袁盎昧

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名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

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瞫尺甚反人名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廷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就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勲於前隤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

言孝而引范蠡曹沬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沬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冠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荅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

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先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荅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

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苟雖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疎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復

嗣可謂忠於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況薄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而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

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簒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鬬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尚方斬馬劒斷佞臣頭斯為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為師表張禹為鑒戒

唐文粹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六十集部

唐文粹卷三十九

宋 姚鉉 編

議甲 揔一十一首

郊廟陵寢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禘祫議 韓愈

遷廟議 權德輿
立廟議 朱子奢
宗廟加籩豆議 崔沔
同前議 韋述 張均
同前議 楊仲昌
昭陵議 權德輿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臣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惟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進奏曰惟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

甲子即分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纉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

帝惟漢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成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猶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

失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脩廟亦當毁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地之制請仍舊典謹議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犧五

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

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祠良為謬矣故王肅駮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

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觧祭法而不曉周
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
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
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
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
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
有生來受職殁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
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

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
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
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
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
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
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
帝締搆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祖汾晉創歷聖之洪緒
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

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
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
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有
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
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
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
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
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

協孝經近申詔意

禘祫議　　韓　愈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内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歳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

一曰獻懿廟主宜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晋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

廟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
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
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今一朝遷之豈惟使人聽疑
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
懿廟主宜祔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
祭如在景皇帝雖為太祖於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
欲正其子東嚮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
曰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

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
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
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毁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
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
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禮不通此五説者皆所不
可故臣愽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
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
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

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頻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為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

為猶或可疑臣乞名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遷廟議　　權德輿

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右伏准今月十六日勑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内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自

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毁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為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虚其位魏明帝初以大皇別廟未成故權設對袷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為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運移于晋不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運移于宋初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

特築一室韋泌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
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嚮議竟不行宋齊梁
陳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
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親
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
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
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嚮之虛又非例
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

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嚮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嚮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疑倒置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為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啟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邪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嚮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

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頎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嚮遷園寢分饗禘祫加幣玉虞主而校卜瘞埋膚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别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爲可據德明興聖之廟猶别廟也等於剏立此又易行伏以德明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爲殷逾五百年稷後爲周逾八百年德明流光無窮啓皇運於後

景福靈長與天地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為玄猶周人祔于先公之祧也此亦亡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儆劉執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議禁中乃今累叨慶奬獲貳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

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

藏夾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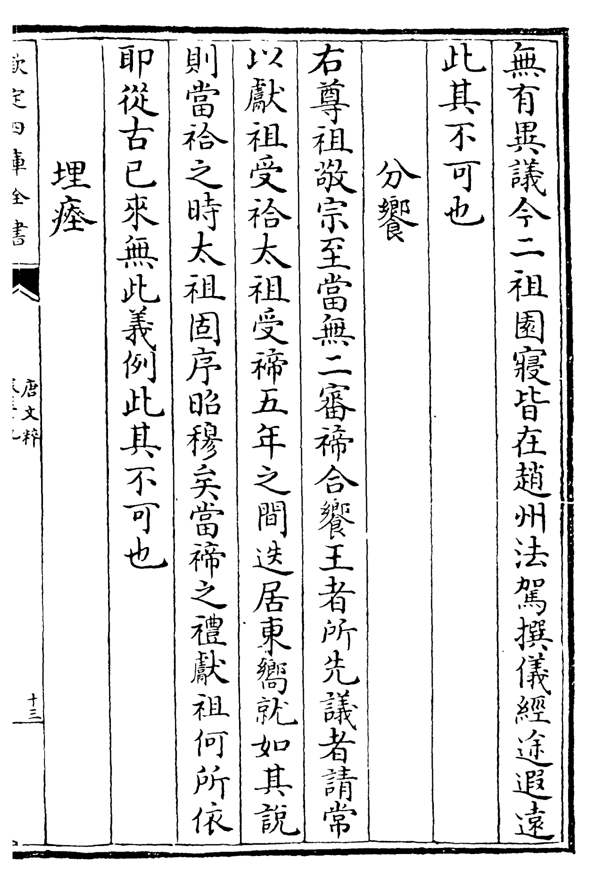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禘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邪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殷祭何如或云每禘祫時就饗於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盧東鄉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已下昭穆既列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嚮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以短運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嚮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廟數太祖尊位猒而未申故虛東嚮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嚮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士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



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

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常

以獻祖受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嚮就如其說

則當祫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

耶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為比類彼主命幣玉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歛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栗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況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嚮魏晉已下虛東嚮幷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内夾室等五家不

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奉

立廟議　　　　朱子奢

臣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封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蒞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

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所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准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繞與子男相埒以多為貴何所表乎愚以為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

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爲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愜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儒雅既喪經籍堙殄雖兩漢纂脩絶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兹多歷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祖鄭玄者

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孺慕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古之彝則臣等奉述㪅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或學推碩儒

或才稱博物商較今古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偪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況復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及七代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義德薄

者流畢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叅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理之日

宗廟加籩豆議　崔沔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

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汙樽抔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備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絜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玄樽犧象罍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

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異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来祭致遠物也有親必薦順時令也苑囿

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剖鮮省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勑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昜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羮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羮時饌也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槃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

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御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臣竊據禮文有以小

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

同前議　　韋述　張均

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

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
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
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則
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
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
杜元凱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
與食之饗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

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共供祭祀與賔客所用
各殊據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
本無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
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
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芰及祥
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
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
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

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蘩雅有行葦泂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頀可息而箜篌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

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為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宫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為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

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敢忘舊制

同前議　　楊仲昌

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為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

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
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陸
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
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貳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
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為明祀也抑又
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
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
如謹守舊章

昭陵議　權德輿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爇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冀久遠便人又為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同商量可否聞奏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

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貴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為異况舊制既毁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易饗獻之禮是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饎故

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洌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人力勞逸為細若於事為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近邪臣愚以為但在柏城之内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敢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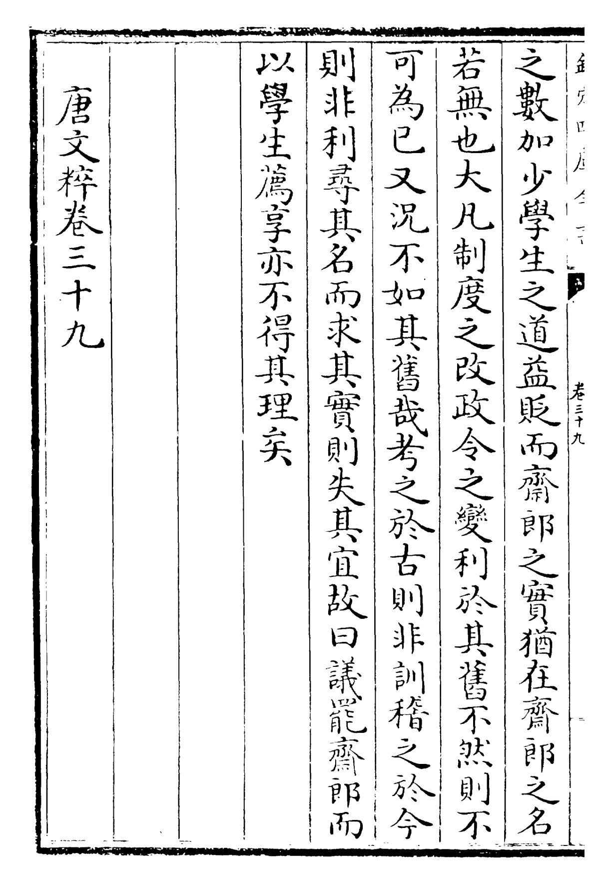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塡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歳歳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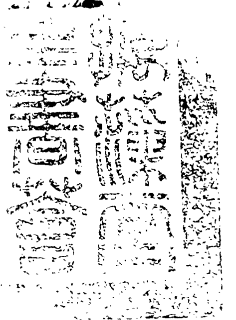
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賛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進以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小者也賛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

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



之數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若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然則不可為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唐文粹卷三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姚鍾英
謄録監生臣葉　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唐文粹卷四十　　宋 姚鉉 編

議乙 總一十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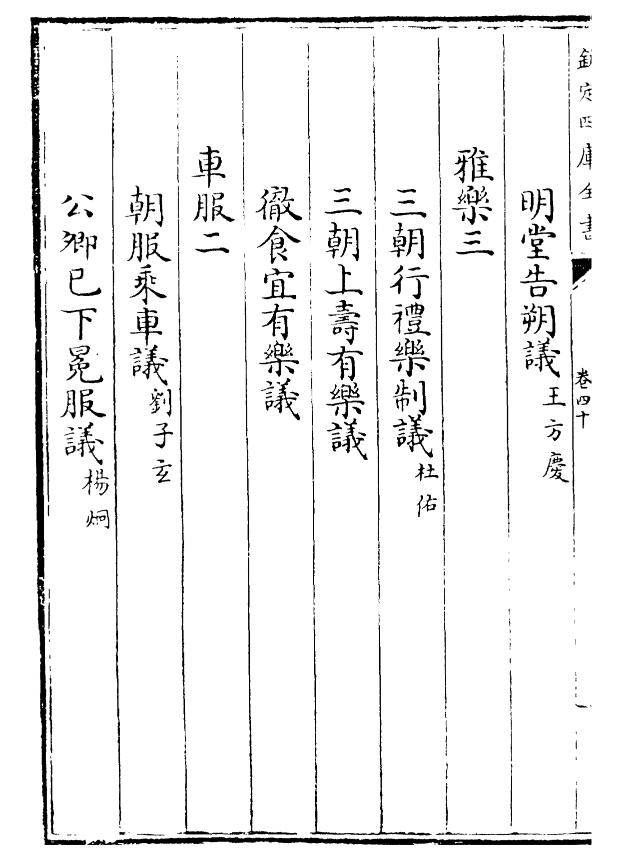
明堂五

明堂議 孔穎達

同前議 魏徵

同前議 顔師古

大享議 馮宗



明堂告朔議王方慶
雅樂三
三朝行禮樂制議杜佑
三朝上壽有樂議
徹食宜有樂議
車服二
朝服乘車議劉子玄
公卿已下冕服議楊炯

刑辟三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復讎議 韓愈

駮復讎議 柳宗元

明堂議 孔穎達

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

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為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興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席惟槀秸器上陶匏用繭栗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道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

之説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寛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别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是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勤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同前議　　　魏徵

稽諸詁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
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
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鋒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
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
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
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
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兹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
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

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

之不日

同前議　　　顔師古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黄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别創規模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宫也徒以戰國縱衡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為準的實亦蕪昧然周書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

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為明証文王居明堂篇帶以弓韣禮于高禖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陰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明堂者明諸侯之尊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据黄帝曰合宫有虞氏

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别處
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
為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皐庫之内亦何
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
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
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
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
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

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别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
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
里之内丙巳之地穎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
其體一也茍立同異竟為巧說並出自胷懷曾無師祖
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
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
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彜則尚或補漏況
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

雖邇接宫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

大享議　　馮宗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檐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宫乎故仰恊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

各司具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焉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湮墜詳據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丙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祖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

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遥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乖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揔禁闈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之期躡和熹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宫表順端闈儲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毁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

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
煙熖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煨燼甫邇遽
加修復況乎地殊丙巳未沓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
事昧彛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
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
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
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物取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京
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

職思其居豈容沈默當須審巧歷之計擇繁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以此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

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饗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廵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宫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据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秪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

明証在臣誠實有疑

三朝行禮樂制議　　杜佑

晉司律中郎將陳頎云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夔鹿鳴今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是也後有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律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左

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左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其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及叔孫通所制漢儀復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又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

知所應荀朂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食舉歌詩十二篇元肇群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邪荀譏鹿鳴之失似悞昔謬還制四篇復襲前軌

三朝上壽有樂議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文惟詩雅云再拜稽首天子萬壽豳風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是㫄髴其古者詩工皆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定

禮儀七年長樂宫成諸侯朝禮畢復置酒侍坐殿上皆伏以尊卑次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鍾鼓無有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郭瓊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為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已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鄧吳及瓊等食舉之曲舉時增損張華上雅樂詩表云魏上壽食舉時及漢代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皆未合於

古雅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其注當是闕文晉代歌詩傅玄述具存

徹食宜有樂議

周官云王大食三宥皆合鍾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今但有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食禮記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如此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下皆乘車而以馬爲騑服魏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眄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

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廵謁王公册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韈而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

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

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内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

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

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

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

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

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

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

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義惟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摧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公卿巳下冕服議　楊炯

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黄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雌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

聖王為物之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己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驚冕以祭先公也驚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卿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蜼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之神

也粉米由之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於是乎畢矣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元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别表休徵終是

無踰比象洪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黄玉紫盡南宫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蹙東觀之鉛黄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從龍之氣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别為章目此盡不經之甚也又鸞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鸞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為水草而無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

狎獵謂為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楯此又不經之甚也又絺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

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謹議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勑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

道而不改作詢之芻蕘臣雖惷愚敢不薦其間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錢刀為下幣夫三幣握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

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鈆鐵則無利雜以鈆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之不足以懲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冐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鄰

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行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由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

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錢輕禁寛則行錢重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采用者衆夫銅之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復讐議

韓　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

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亦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罰言將復讎必先言

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

經律無失其旨矣謹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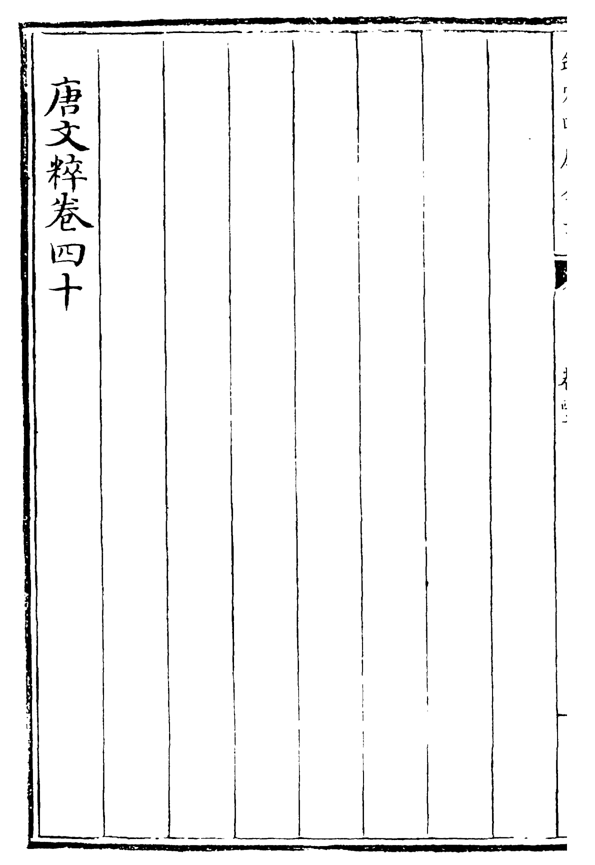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

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嚮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

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

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敵讎者哉而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獻


唐文粹卷四十